

“双减”背景下中小学作业减负问题审视与改进路径

赵可丽 吴晓红

【摘要】中小学作业减负与学业或课业减负相关联,但作业负担具有不同于学业负担、课业负担的本质内涵。“双减”背景下,我国作业减负呈现出一些新样态,为作业减负工作指引了方向。当前中小学作业减负仍存在诸多现实问题,主要表现为作业理念整体偏离、教师对作业研究不足、学校对作业管理失调、作业减负保障欠缺。为此,本文提出以下改进路径:从教学视域转向课程视域、从单一垂直化趋向多元综合化、从作业管理走向作业治理,以全面提高学生作业质量,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负担。

【关键词】“双减”;中小学;作业减负

【作者简介】赵可丽,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生(江苏徐州 221116);吴晓红,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江苏徐州 221116)。

2021年4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对中小学生学习量、作业设计等提出相应要求。同年7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出台,对教师作业设计提出更高要求,中小学生学习问题已成为当下基础教育改革的热点话题。然而,当前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学习仍面临着作业量大、作业形式枯燥、作业内容与学校教学改革要求不匹配等问题。基于此,审视“双减”政策下作业减负的现实问题,探索其改进路径,对于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阵地、切实落实“双减”、促进中小学生学习全面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中小学作业负担的内涵与治理新样态

(一) 中小学作业负担的内涵

长期以来,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这一顽疾之所以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与对作业负担的认识还不够清晰有很大关系。我国历年减负改革

中共出现了三种负担观,即学业负担、课业负担与作业负担,那么三者之间又有何联系与区别,值得我们深思。

郑东辉教授认为,作业负担是“学生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所承担的作业责任以及产生的身心感受”。“作业责任”指向于学生应完成的一定作业量以及相应消耗的作业时间;“身心感受”指向于学生在完成作业期间及之后自身所产生的心理与生理反应。^[1]也有学者指出,作业负担包括由作业量大造成的时间消耗和由作业难度和作业设计问题造成的消极心理。^[2]从以上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作业负担涉及作业任务、作业量、作业难度、作业时间以及学生关于作业的身心感受等多方面因素。从作业负担的来源看,可分为校内作业负担(源于学校、教师)和校外作业负担(源于培训班、家长)。

作业负担不同于课业负担。《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课业负担定义为学习者所承受的有关学习的负担。这里的负担既包含教师所施加的课业负担、

学生承受的心理负担,也包含一些由家长布置的诸如家教、培训等活动给学生造成的负担。而作业负担是学校或校外培训班中布置的作业造成的负担。因此作业负担是课业负担的一部分。

作业负担与学业负担也不等同。有研究者表示,学业负担可理解为由学生完成一定学习任务所需的学习时间过长而所造成的生理和心理负担^[3]。也有学者指出,学业负担与课业负担其实是同一内涵的不同表征形式而已,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是课业,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则是学业^[4]。因此,学业或课业负担不等于作业负担。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学生的作业负担是学业或课业负担的一部分。

(二)“双减”背景下中小学作业减负新样态

相比历次作业负担的治理,本次“双减”背景下作业减负呈现出一些新样态,主要表现为以下新特点。

第一,从减负的指导思想来看,坚持融入新时代的教育理念,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注重素质教育,打造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努力构建良好教育生态环境;着重强调新时代减负工作责任大、担子重,需要全社会齐心协力、共同推动。第二,就本次减负内容来看,文件从作业管理机制、作业量、作业设计质量等作业内部减负与学校教学质量、课后服务以及配套措施等外部保障提出具体要求。第三,从本次作业减负的任务参与者来看,不仅强调学校、教师对作业的管理与设计,同时强调政府、家庭、社会等多方联动,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第四,本次减负同时提及“作业减负”与“校外培训治理”,这表明决策者着眼问题核心,要求规范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遏制过度竞争的果断与决心。第五,就“双减”发布的影响而言,“双减”的出台伴随着

“内卷化”竞争、教育焦虑等问题,作业减负问题已跨界,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与此同时,“双减”发布后,各省市、地方教育部门根据所在地教育实际情况相继采取政策落实举措。例如,南宁市发布贴合本市的中小学生学习作业管理指导意见,开展了“双减”质量提升培训会,围绕学生作业的设计与组织实施开展相关专题研究。

二、“双减”背景下中小学作业减负的问题审视

“双减”强调中小学生学习减负要从源头治理,做到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为此,要首先明确中小学生学习减负工作中始终存在的问题或障碍,追根溯源,才能切实落实“双减”要求。

(一)中小学生学习作业负担的形成与结构

本文基于上述对作业负担内涵的解释,结合对相关研究的借鉴与思考,得出以下中小学生学习作业负担的形成架构图(如图1所示)。首先,受宏观层面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致使不科学的教育评价机制存在并持续发生影响。从古代推崇的“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到如今的高考制度,作为教育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教育评价机制对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不科学的教育评价机制引发社会大众对“高分”趋之若鹜、对优质教育资源肆意争夺,对校外培训疯狂投资,打破了原有教育生态环境与教育公平状态,从而加重了学生作业负担。从微观上看,学校、教师、家长、校外培训都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学生的作业负担。在“宏观+微观”环境的共同影响下,学生作业时间(作业量)增加,作业效度(包含内容、结构、类型)低,作业难度加大,学生对完成作业产生的情绪体验(态度、情绪)不佳等情况逐渐加剧,学生的作业负担徒增无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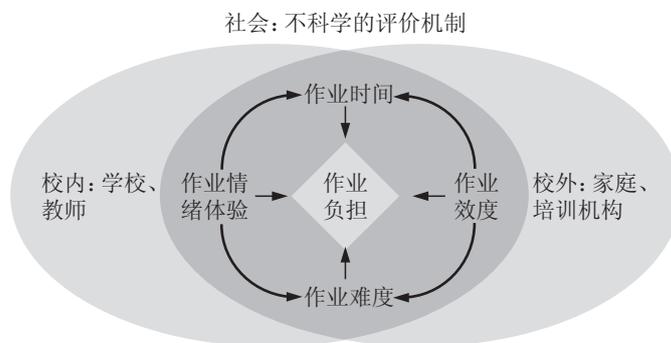


图1 中小学生学习作业负担形成的架构图

（二）“双减”背景下中小学作业减负的问题审视

“双减”政策颁布后，全国各地中小学纷纷根据政策要求和本校实际情况，迅速开展了多元化的作业研讨活动与优化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生作业减负的落实。但是，在落实过程中依旧存在以工具价值导向看待作业价值，教师作业研究能力不足，布置的作业内容与学生自身发展需求不符合，学校作业管理体制不畅、流程松散，作业减负保障措施欠缺等突出问题。

1. 作业理念整体偏离

作业负担过重，表面上是因为社会不良环境、不科学的教育评价机制、学校管理不到位等原因造成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教育观念、教育理念问题，具体说就是没能形成正确且与时俱进的“作业观”。作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过程，作业可以成为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方式。但长期以来，作业的价值定位逐渐被异化、窄化。受传统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作业理念仍是坚持马克思·韦伯关于人的理性中“工具理性”，注重效率与收益。这种理性思维已经严重渗透到学校作业环节，强调作业带来的短期利益和目标速成。作业被视为学生复习与巩固课堂所学知识的工具，被沦为教师检查与评价知识学习效果的工具。

与学校、教师的作业理念不谋而合，家长亦是如此。因自身认知与能力的不足，加之教育功利心与优质教育资源的刺激，家长努力寻求校外培训与辅导，企图通过校外辅导让孩子成绩更上一层楼，赶超其他学生。家校作业理念的偏差诱发校外培训机构“趁虚而入”，各种培训机构疯狂扩大市场，开展所谓的“提分”“拔尖”营销战略，严重破坏教育生态。在此种环境影响下，为确保学生取得好成绩，形形色色的作业源源不断出现，给学生带来的作业负担必然不断增加。根据 PISA2018 的相关数据，我国学生虽拿到较高分数，但分数背后却隐藏着诸如学习时间过长、学习效率不高、幸福感偏低等问题。这与我们整体偏离的作业理念密切相关。

2. 教师作业研究不足

作为教学活动的主导者，教师主要扮演敦促学生加强新知学习，对教学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的角色。与此同时，教师肩负纠正、引导和塑造学生适当行为的责任重担。受功利主义和行为主义价值取向影响，教师在作业实践中也有偏差，主要表现在教师布置、设计、批改作业等方面研究不足。

布置、研究作业的能力是教师应具备的专业技能之一，是形成完整教育教学闭环的关键环节，理应受到学校及学科教师的重视。然而，一些学校并未将布置与研究作业的能力作为教师专业发展链条中的关键环节，进行与之呼应的专业训练。且教师自身也没有将其纳入自己的职业规划，未开展深度的作业研究学习，单纯依靠个体科学性尚待考量的经验性认识开展作业设计。据调查，90.34%的教师认为作业的作用和意义在于巩固知识，63.08%的教师认为作业是培养能力，68.80%的教师认为作业是反馈式教学，认为作业用于学习情境预考、学生评价和习惯养成的教师比例不超过30.00%^[5]。目前，基础教育领域学生的家庭作业负担普遍受到全社会的批评甚至“谴责”。教师的作业设计能力不足，作业观念陈旧，作业安排机械复杂，学科之间缺乏系统规划，作业的完成目标“一刀切”，作业类型和形式的简化已成为学生作业问题的常态。与此同时，学校教师在批改作业时，“有批改、无分析”“统批统改”等问题屡见不鲜。例如，有学者对贵州某学校调查发现，认为教师批改作业的方式“以打对错为主”的学生有26.10%，“以打分数为主”的占24.80%，而“以指出不足加以订正”的仅占14.00%^[6]。

教师作业布置、设计与批改等能力关乎学生完成作业的效度以及对作业产生情绪体验的好坏，影响着学生未来的学习与成长，势必成为学生作业减负的重要一环。

3. 学校作业管理失调

作业管理是指以学校为主体，要求教师研究作业的目标、内容等，围绕新课标和教材，通过不同方式科学设计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作业，凸显五育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7]。学校作为育人培才的主要阵地，其高效的作业管理机制直接关系到学生知识的掌握、能力与素养的提升。但我国目前的作业管理还处在管理失效与失序的实践困境中^[8]。

首先，作业管理过于强调学校的主体作用，

依赖于教师对作业的布置、设计及评价,其他利益群体在作业管理方面存在缺位现象,作业管理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协调性严重受影响。其次,学校对作业的管理主要体现在集校内外一体共同把控学生作业量、提高学生作业效度、提升学生的作业体验,分析教师作业研究能力,开展作业设计研讨活动、作业培训等,但在推广优秀的家庭作业设计和实施案例、建议建设学校学科作业资源库、加强作业设计的培训和指导、开展作业设计专题研讨会等方面做得不够。部分学校没有将学生学期+学段性的作业完成情况纳入学生的成长记录袋,形成教师和学生综合性评价的依据之一。可见,学校在作业管理方面举措尚需改进与完善。最后,区域部门、政府的作业管理角色缺失也是导致作业管理失效和失序的重要原因。例如,区域教育部门对各区学校的作业监督与管理力度不足,对以常态化作业监控敦促各校各年级的总量控制意识缺乏,没有形成系统的由上至下、由表及里的垂直作业实施监测与管理系统。

此外,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普及,加之疫情下学生居家上网课,作业管理也随之产生一些新问题。例如,以虚拟网络、在线平台为载体的作业设计、布置系统,可视化、情境化网络作业的呈现,游戏性作业开发等,对教师是否能顺利使用现代化手段开展作业设计、优化,家长是否会使用一些高科技软件等,都提出更高要求。

4. 作业减负保障欠缺

中小学作业减负的有效落实与持续推进需要内部与外部保障体系的系统建设。例如,地方政府对校外培训机构缺失严格科学的市场监管、缺乏有效合理的整治,单纯以偏概全地禁止校外培训,而部分机构换汤不换药,打着“家园”“晚辅导”的名义补课,增加学生的作业负担。又如,学校没有将教师作业设计能力纳入薪资考核、评奖评优项目,建立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激励机制。家校沟通协作机制的不健全,致使学生作业的自我管理意识缺乏、自律能力不强、心理素质偏差等问题。

另外,部分地区作业减负过程中存在一些潜在问题,需要进行风险预判。例如,众多家长和教师在“双减”实施中表示,当下的考试改革应与学生作业减负同时进行,否则作业减负只

会带来短暂的缓解。长此以往,升学焦虑是否反被激化还有待考量。据调查显示,作业量减少后,32.00%的受访学生表示没有目标,随性而为;26.00%的学生表示以看电视、玩电子设备为主;31.00%教师尚认为作业不该减,突然间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心理上尚不能适应等^[9]。此外,“双减”政策的出台引起众多学校的重视,校内作业减负一直进行着。但众多家长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仍有课外培训需求,依旧愿意耗费大量财力给孩子报班、请家教,致使“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减负怪圈出现。由此可见,作业减负外部保障还存在欠缺,减负过程中仍会产生一些事先无法预料的问题,这也成为作业减负工作的核心着力点。

此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给作业减负带来了便利,同时也伴随着一些问题的产生。例如,线上作业辅导软件、搜题小程序等参差不齐,学校、家长如何把控其对学生的负面影响等,都值得研究。

三、“双减”背景下中小学作业减负的改进路径

基于上述对作业减负治理困境的审视可以发现,形式上的减负仍在继续,实际的负担却在加强。因此,本文试图提出以下改进意见。

(一)从教学视域转向课程视域

教学视域下的作业观强调作业作为教学的一个环节,只是课堂教学的延续。从课程视域出发,作业是课程的一个环节,它强调课程目标的诊断与改进教学的功能^[10]。作为实现课程目标的重要路径,学生的作业与学习是相互补充的。基于课程视域,“作业就是学习活动”,是学生完成自我探索的过程。这一视角下的作业观倡导发挥学生的个体主观能动性,强调“做中学”的作业形式,以实践性、实用性为作业目标原则。“双减”政策也明确指出,要坚持立德树人,倡导素质教育,以生为本,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关注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因此,要坚持从教学视域转向课程视域,改变传统的作业理念,从学生站位出发,树立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的作业观。

第一,作业设计目标应立足于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需要,以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适当布

置作业量、精选作业内容,保证学生身体、心理、情感等方面达到全面和谐发展为基本理念。第二,相对于课堂教学,作业设计原则应从学生角度出发,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敢于主动学习与探究,保证学生的独立自主性、自我管理能力和元认知能力的发展。第三,作业的完成过程应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在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的过程中,消除学生被动完成作业的无助感、统一化作业要求的挫折感和自身需求不受关心的孤独感,实现学生个体生命的成长与成熟。第四,应以与时俱进的视角适当融入作业内容,开阔学生学习的视野。第五,作业批改与评价应尽量避免以往过于强调甄别、选拔的功能,积极发挥作业本身的学业诊断、促进教师教和学生学的作用。

以上要求看似都属于教师教学的职责范畴,但更需要其他利益主体的协同配合,如地方教育部门、学校领导、家长。学校要根据自身情况落实国家、地方政策要求,保证学科教师自身的话语权,让教师充分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互相学习与参考作业设计等,共同促进学生的学习与成长。

(二)从单一垂直化趋向多元综合化

传统的作业处理方式往往呈现自上而下的线性垂直流水线式逻辑,作业内容更多停留在表面,且作业设计及评价等相对散漫、粗放。针对学生作业中的这些问题,应努力寻求向多向互动、精准化转型。

这一转型对新时代教育理念下学校、教师提出更高要求。学校应构建科学系统、多主体参与式的作业体系,即教师、校外专家、家长、学生等共同参与由学情分析、作业设计、作业布置、作业批改、评价与作业优化与改进等部分组成的综合化作业处理流程中,保障作业减负落地的精准化。再者,作业体系中各部分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教师需要坚持教学评一体化原则,调整作业设计的流程化操作,坚持科学“控量提质”“减负提效”,切忌盲目减少作业量,以量取得政策的“胜利”;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依据不同学生群体的实际需要,系统设计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基础性作业,并努力探索与布置分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为保障这种综合化作业处理方式顺利实

行,学校要引导教研组“将作业设计纳入教研体系”,通过教研组中每位教师共同研讨来促进作业的改进,并尝试邀请校外专业人士提出专业建议。家长作为学生学习的重要力量,也需要明确自己在学生完成作业中的角色定位,回归到学生作业中的监督角色,并主动与教师沟通,了解学生在校情况,建立家校长期合作机制。

此外,这种多元综合化作业处理方式还可以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与先进科技工具开展互动,将学生作业管理置于大数据技术环境中,将学生作业的时间、效率及作业体验等信息形成数据资源库,为学校、教师提供分析材料和依据。

(三)从作业管理走向作业治理

作业治理是指政府、教师、家长、学生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根据一定的教育法律法规,围绕作业的准备、设计、开发、实施和评估,通过具体的路径设计和实践策略,相互协商、审查和合作,共同行动以促进作业效能提高的动态过程^[1]。相对于作业管理的单一主体,作业治理更加强调主体多元、协同共治发挥效能。作业治理并不是针对作业管理提出的对立面,而是从治理的角度检视作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便更好地改进作业管理,提升学校作业效能等。从传统作业管理向现代作业治理的过渡,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管理范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作业管理传统化形态向作业治理现代化形式发展的动态演变过程。

多主体协商共治的作业治理机制是以政府、学校、家庭及其他利益主体为主的相互合作、协商型的网络型结构。它注重各主体之间职责与治理空间,相互配合形成最优组合。例如,地方政府要基于最新理念建立高效、规范的作业管理制度,将作业管理列入地方义务教育和学校办学质量评估,使其成为规范办学行为督导检查工作的主要内容,构建良好的作业治理运行监督机制。学校要发挥主阵地作用,严格把控学生作业关,将作业设计能力作为教师重要的教学能力来评价,保证学生作业质量,促进学生的学习与成长;积极参与和开展校际间及校内作业研讨活动,善于反思与批评,吸取优秀经验,并举行一些作业设计集体培训或师徒制学习活动,努力提高教师设计作业的质量。教师作为学生作业的主

导者,应发挥教育教学自主权,努力提升自身作业研究能力、作业设计质量;作业批改与评价要采用多样化批改标注,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家长则要积极配合学校,善于观察孩子完成作业的情绪体验是否存在问题,要对孩子进行心理上的疏导与帮助;树立科学的作业观、成长观,多倾听孩子内心的想法。

此外,社会各界要合力整顿校外培训市场,严格规范和治理培训行业,杜绝一切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机构,积极优化学科类培训机构,促进其他艺术类培训机构转型发挥正向作用,进而推动校外培训为校内教育所用,辅助校内教育教学。

参考文献:

- [1] 郑东辉. 中小学生学习负担之轻与重: 课堂评价的解读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5.
- [2] 宁本涛, 杨柳. 中小学生学习“作业减负”政策实施成效及协同机制分析——基于全国 30 个省(市、区)137 个地级市的调查 [J]. 中国电化教育, 2022 (1): 9-16, 23.
- [3] 刘合荣. 学业负担问题: 1990 年代以来国内学理

研究评述 [J]. 湖北教育学院学报, 2006 (11): 84-88, 93.

[4] 昌庆钟, 郭宾元. 新课程背景下高中生课业负担的调查研究 [J]. 当代教育论坛(教学研究), 2011 (10): 74-76.

[5] 余昆仑. 中小学作业设计与管理如何有效落实 [J]. 人民教育, 2021 (Z1): 34-36.

[6] 黄丽娟. 小学家庭作业调查研究——以贵州省铜仁市三所小学为例 [J]. 教育观察, 2019 (18): 66-67.

[7] 吴颖惠. 以作业管理助推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 [J]. 中小学管理, 2021 (10): 18-20.

[8] 罗生全, 孟宪云. 新时代中小学作业问题的再认识 [J]. 人民教育, 2021 (Z1): 15-18.

[9] 郭尚武, 陈拥贤, 陈勇, 罗灿. “双减”实施的风险预判与防范策略 [J/OL]. 当代教育论坛, <https://doi.org/10.13694/j.cnki.ddjylt.20220517.002>.

[10] 杨伊, 夏惠贤, 王晶莹. 我国学生作业设计研究 70 年: 回顾与展望 [J]. 教育科学研究, 2020 (1): 25-30, 54.

[11] 张抗抗, 杜静. 从管理到治理: 基础教育作业治理的内涵、框架与进路 [J]. 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 2021 (5): 98-107.

Problem Survey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Homework Load Reduc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ZHAO Keli WU Xiaohong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Abstract: Homework load reduc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related to study or schoolwork load reduction, but homework load has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which is differ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homework load reduction in China presents some new forms, which guide the direction of the reform.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actical problems in homework load reduc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hich are mainly manifested as the overall deviation of homework concept, the lack of teachers' homework research, the maladjustment of school's homework management, and the lack of homework load reduction guarantee.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improvement path: From the teaching perspective to the curriculum perspective, from the single vertical trend to the multiple integration, from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to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homework, reduce the homework burde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Key words: "double reducti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omework load reduction